

英倫歸來



英倫歸來

徐鍾珮 著



3 0662 9360 0

1948

印行社報日央中京南

741.89
955
2

英倫歸來目次

序	一頁
一、揮別倫敦	一
二、一口氣竄過七個國家	三
三、興奮和惆悵	六
四、自由空氣	八
五、外國不是天堂	一〇
六、她們的腳大了一號	一二
七、國際升降機	一四
八、皇帝萬歲	一七
九、柏林、巴黎、倫敦	二〇
十、子大於母	二三
十一、都市與鄉村	二四

970293

十二、中國文化在英國.....	二七
十三、沒有剪掉的辮子.....	二九
十四、相逢不相識.....	三一
十五、雪裏的溫情.....	三四

序

馬星野

下面十五篇文字，是南京中央日報駐倫敦特派員徐鍾珮女士自英回國後的隨感錄。這十五篇東西，陸續在中央日報刊出後，首引碩大的共鳴。多少家庭主婦、愛國青年，多少與徐女士素不相識的讀者，感動得流淚，興奮得無眠，寫信給她，來拜訪她。因為在十五篇短文中，他們看見到一位憂時愛國者的一顆心，聽到了這紙醉金迷的都市中一個清醒者的清朗親切之呼聲。

五十年前，一位美國女記者 Anne Laurie 在舊金山實驗報 San Francisco Examiner 中寫文章。那一天她有文章發表，那一天電車裏面閱報者手中的試驗紙是被眼淚濕透的。徐鍾珮女士文字的感人，可說是先後媲美。是因為她們的文字技巧嗎？是的。因為她們的動人題材嗎？也是的。但最主要的却是因為她們的熱烈同情心與尖銳的正義感，因為她能感到人類所能感到而未感到的部份，當她的筆尖刺破了這薄弱的一層膜，熱情、眼淚、嘆息、興奮、便如薄冰下的泉水，涓涓汨汨地流出來了。

我不想對這十五篇東西作任何解釋和估價，我想說一說我自己一點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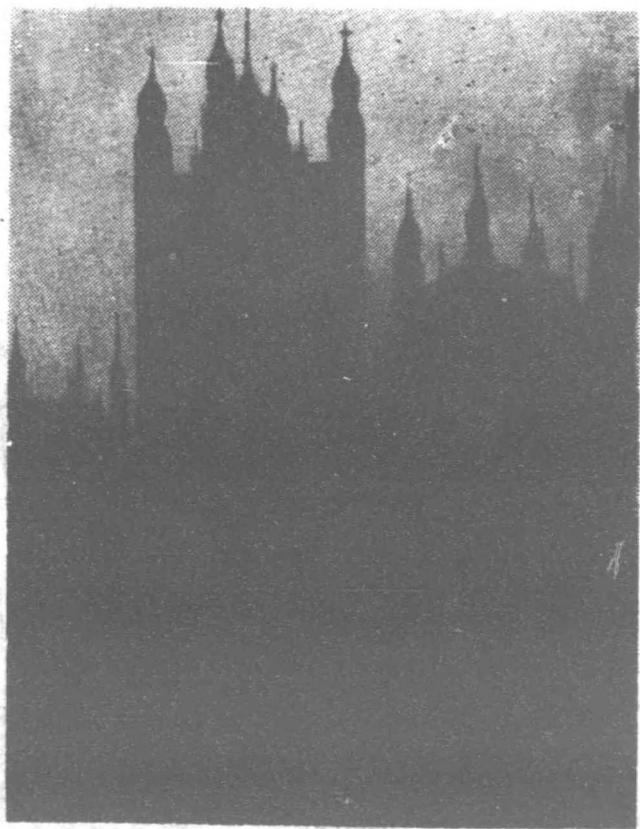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這是杜子夫所說，也是常人們都能感到的大道理。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普遍在各大都市出現，怨恨、不滿、悲哀，都自然發生，任何宣傳，任何方法，不能克服的。當前廢復員工作開始的時候，國際上流行一句諷刺中國的話「中國飢餓，上海跳舞」。我們輿論力量竟壓不下這一股奢靡的狂潮。從國府正式還都之日，在白石巍巍的中山陵

上，蔣主席提出今後建國第一信條「尚節約戒浪費」以後，至今創滿兩年，而兩年以來，奢侈的更奢侈，飢餓的更飢餓。我們拿筆桿的人，實在覺得自己力量之渺小，自己努力之不足，無以對飢寒中的無告同胞，無以對宵旰勤勞的領袖。

把我們民生主義立國方針，來同現實來作比照，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汗顏無地。你去看上海：看吸血吮膏的上海！你去到黃浦灘南京路一帶看看，那行「尸」走「肉」，是中國人嗎？是道道地地的一人嗎？他們腦子中充滿着是發財是扒錢的思想。大吃大喝，狂揮亂揮是每日的生涯。他們在同胞的屍體上跳舞，在同胞的脂膏上做玩火的遊戲。夜深更永，舞廳中送出靡靡的音樂，正是妖嬈蕩子，銷魂蕩魄的時候。把全中國的脂膏，擠之又擠之，聚于上海，集全上海的脂膏，聚之又聚之，在少數豪富，少數奸商，少數官僚的手裏。這同民生主義的理想，實在格格對背馳啊！我來自田間，我來自窮苦的家庭，我度過苦學生的生活，我知道無衣無食時的苦痛。我真不願與這種奢侈淫佚的社會同日存在。我知道我們輿論之力量有限，我們的呼號，喚不醒荒淫的迷夢。然而我們要做，用各種不同方式去做。自勝利復員以後，中央日報始終在同「奢侈」「浪費」做鬥爭，雖然成效是如何的小。

鍾瑛這十五篇文字，親切，深刻，說出了時代病，告訴了我們應該警惕的是什麼。她無意于說教，然而他的効力比說教勝萬千倍，她無意于描繪，然而信手拈來，隨筆寫來，都是朵朵美麗的花，都是片片婀娜的葉。我們接受了無聲讀者的請求，把這幾篇文字彙編成單行本，希望對這昏沈沈的社會，打一針清醒的強心劑！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南京·



英 國 議 會

英倫歸來

一、揮別倫敦

離倫敦時正當初雪，也正當伊麗莎白公主度蜜月期間，倫敦人民從興奮中冷靜過來，恍然又到了
一年一度難捱難過的冬天。

送別的朋友，認爲我有遠見，趕在冬季以前離英，有的吃膩了洋芋和黑麵包的，再三叮嚀：「歸
後吃好東西時，務必先想想我們。」

去航空公司時，車子在白金漢宮邊過，一週前，這裏有萬民歡呼：「我們要見皇帝」，「我們要
見公主新娘」，而今狂歡已過，宮前寂寂，只有二三衛兵站立崗位，連新做丈母的帝后，也在這幾天
息交絕遊的休息。

經過蔬菜舖前，主婦依然攜着菜籃排隊，兩年來，我對這批英國主婦份外感到親切，我和她們同
時排隊，同時研宥着配給食糧的分配，同時對着空空的食櫃嘆息，同時（願史屈來徹寬宥我）也偶而
怨罵的幾聲糧食部長。兩年來，我看著麵包列入配給之列，再看著洋芋也遭同樣命運，和平只是對戰
士休假的記號，主婦們的困難比戰時更多。

兩年來，我幾乎吃過了歐洲各國的雞蛋，我的配給證在一家雜貨公司登記，每週由它把配給食物
送來，月底結賬，雞蛋規定每週一個，有時按週送來，有時幾週合送，每次有雞蛋來，不是印着「加



拿大」就是印着「波蘭」，「丹麥」……，這些雞蛋經裝箱運輸分配，最年青的也已半歲，我總尊稱它們是老雞蛋，往常人家裏，總吃雞蛋粉，最近蛋粉也被列入奢侈品，禁止入口，也許中國人要恥笑這點，正像英國人不明白爲什麼連抽水馬桶在中國都算是不准入口的奢侈品。

魚鋪的老闆，我受過他多少次氣，他粗魯無禮，在這缺糧的國家，他居然能擁有魚蝦，使他覺得不可一世。我因爲沒帶報紙去包魚，受不了一頓教訓：「難道你不知道我們國內缺紙？」

我那裏會不知道缺紙？我決不忘記來英後訂報的困難，以同業身份和泰晤士報信札往還，我還等了一個月才訂了這份權威輿論。最近又接雜貨店通知，配給食物要兩週一送，「爲要省包皮紙」。

肉店的夥計和我不差，記得我第一次和他相見，還是由我房東太太肯那特夫人介紹，肯太太說：「這位姑娘以後要在貴店登記，您多多照應些她。」那夥計對我上下估量，遲遲的說「當然，當然。」就此我每週光顧，有時買輸入肉，有時買英國肉，有時也可買到不受配給限制的牛心、牛肺、牛肝。肉店裏夥計，老穿一件白色長衣，很像醫院裏的醫生，對他們，我永遠尊敬，他們一刀下去，可以決定你這一星期到底有多少肉吃，如果他對你不差，可額外施恩多給些，如果他和你認真，那麼除配給量外休想多得分毫，通常肉店夥計和魚店夥計同其可憎，我聽得一位太太問：「今天有沒有心出賣？」夥計摸摸胸口說：「心嗎沒有，你如果一定要，可以拿我這一顆去。」

我未去和這些人告別，他們雖和我日常接觸，却並不引起我的關懷。我憐惜的，倒是他們的那批顧客，那些永遠在站隊站隊站隊的主婦。每逢我和她們同排一字長蛇陣，看她們不怕麻煩指點着櫥窗：「我丈夫愛吃焦些的麵包；等會兒我要那第三個」時，我總感到沖鼻的辛酸。

一家店裏的女職員聽說我要走了，連說：「你真幸運，可以吃好東西了。」我摸摸我手裏素日親同至寶的食物配給證，眼看看對面在長嘆的女職員，默然了半天。

我決不能說英國人在挨餓，但英國食物的單調，却使令人氣悶，但是也因為他們固執的甚至是頑固的堅持單調，引起了我的仰慕和尊敬，他們嚼着洋芋和麵包，不求更換，爲的是要使國家收支平衡，他們忍受着「二等國家」，「沒落帝國」的諷諷，默然的束緊褲帶急起直追。爲着要直追，只有暫時委屈自己的味覺和享受。

我看看這堅忍刻苦的臉，我看看高聳入雲，爲轟炸至今未經修復的議會和教堂，幕地的連遭支離破碎的倫敦本身也引起我的惜別。在那裏的教會大廈裏，我曾參加過聯合國的第一屆大會，在這裏的科學合作館裏，我見過聯合國文教會議的誕生，在上議院裏，我會戴著帽子旁聽過爵士們的辯論，在美爾街，曾見過勝利遊行，在白金漢宮，曾參加過皇家園會，這裏勾起我的記憶，繫住我的關切。

海上飛機泊在海口旁茅斯，我先一日去海口，這裏戰時會飽受希特勒的威脅，是英國國防第一線，唯恐他渡海而來，現在則人烟稠密，已是避暑勝地，翌晨大霧迷天，航空公司宣佈遲一日啓行。我乘此在旅館通長途電話去倫敦，那邊認出我聲音後的第一聲，就是：「你三週的雞蛋都在我處，昨天方送來，你明日要走，怎麼辦呢？」我笑看着我東行飛機票，開始打開兩年來已被我凍結了的慷慨，大大方方的回答：「你替我吃了吧！」

二、一口氣竄過七個國家

英國海外航空公司與我有緣，我來去都坐它的飛機。這次和我同機而來的，還有該公司裏的兩位職員，他們來遠東籌劃自香港到上海到東京的航線。

聖誕節前，氣候大抵不適於飛行，我念起聖約翰大學的教務長的遭遇，他去英時乘的也是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飛機，在巴萊島下降時，機頭衝入水面，前艙人全死，他幸在後艙，踢開窗門一躍入水，

帶着劫後餘生到倫敦，宣言今後永不飛機。

同行旅客，若十都保了險，如在這次飛行中出事，家屬可得三千英鎊（即一萬二千美金），而一次付的保險金僅三鎊。我未保險，都覺得我未免草率，在我前面大誇他們的未雨綢繆。

第一日宿於義大利屬的西西里島首府奧格斯泰，兩年前我也曾道經此島，但一飯後就行，這次則在這裏停歇一夜。西西里出橘子，同行旅伴差不多都是英人，紛紛買橘子寄回英國。兩年前我經過奧格斯泰，當地孩子們見我是中國人，跟在後面高喊「蔣委員長」。這次到達時爲時已晚，未見這批孩子，義大利雖是戰敗國，因爲是農業國家，食糧比英國豐富，餐桌上有雪白麵包。

飛機再東行，旅伴指點着開羅附近的人面獅身像，在開羅附近馳車時重又見到頭頂木桶的埃及農家姑娘。爲英軍駐埃及問題，英國和埃及開得不歡，同行旅客甚至神經過敏的懷疑人人對他們敵視。

開羅大霧，飛機等了四小時才冒險直駛伊朗的巴萊島。這白色島嶼也是我舊游之地，在這裏，我卸下重裘，回房休息時已聞嗡嗡蚊聲，我們已愈行愈近熱帶。

記得兩年前，我爲未帶寒衣在倫敦凍得發抖，這次我却是熱得發昏。抵喀喇蚩時正當清晨，晨風吹拂，還無暑意，到加爾各答正當傍晚，旭日已沉，也還清涼，到緬甸京城仰光時正是日中，熱得每人坐立不安，我應該是最熱的一個，因爲放在我前面的一份緬甸英文報，上面正大字標着：「中國要我們的北緬甸」。

我上次去國，先由重慶到加爾各答，這次却是由加爾各答向緬甸，暹羅飛去。這次還是我初訪暹京，也是我初次領教暹羅熱味，看日曆已是十二月四日，我無論如何沒想到暹羅這樣熱，我揮汗如雨，對着電風扇捱了一夜，轉輾的不能成眠。兩年英倫生活，我忘記了世上還有熱天。

同行旅伴認爲暹羅是所經東方國家中最清潔整齊的一個，旅客中有一位暹羅神父，抵暹時若干善

男信女來迎，女孩子都是西方裝束，熱情橫溢，涕淚橫的抱吻那年輕神父，把帶來的鮮花項圈，替神父掛起。

暹羅商業之爲華僑操縱，幾乎是一眼便知，滿街店名暹文下面全註中文，連電影廣告都用中文說明。導游暹羅人搖頭嘆息，自愧做生意不如中國人。

到香港後同行旅客都離我而去，剩我孤零零的做掉票換錢手續，旅伴和我握手告別，笑問我兩年不見祖國，回國有何感想，我說你們問得太早，這裏是你們佔着的土地，不是我的祖國。他們搭訕着走開，不歡而散。

英國人中，許多人都不知道香港屬於英國，我去買旅行支票時，銀行告訴我這支票只能在英國屬地通用，硬教我不要在香港使用：「香港是你們中國的。」

到香港已是我旅行後的第六天，我每天飛行一千餘哩，早晨四時半啓程，下午五六時休息，飛行雖平穩，也已令我疲乏欲死。在九龍，我獨自去中國餐室，預備見兩年來我久已懷念的中國飯堂。但是我疲憊已極，只覺得此身還在飛機，桌子都在上下浮動，我食慾全無，對着一席茶遲遲未能舉箸，慕地的我又念起了倫敦友朋的臨別叮嚀「舉箸前務必先想起我們。」

再踏上飛機時真是向祖國飛去，一別兩載，歸來時無盡感慨。兩年間，國際和國內多少千變萬化，兩年間多少國家沉淪，多少國家興起，我離國時，暹羅還號稱泰國，在號召泰族，而今又乖乖的重名暹羅，放棄過去的一重夢想。離國時英皇還擁有一「印度皇帝」的稱號，而今印回分別獨立，喀喇蚩已成巴基斯坦京城。加爾各答在我第一次見它時全是美國兵，而今則市面蕭條，似乎美國人帶走了那裏的繁榮。開羅也和加城同其命運，同在追憶當年美國兵帶來的盛況。西西里島傳在向義大利開自治，我出國時義大利還未對同盟國訂立和約，而今則已在對美借款了。

飛機經馬賽未停，同行人相率慶幸，爲的是馬賽正在罷工，幾成死市。回想我兩年前日本投降後出國，同機有英軍俘虜，有退伍軍人，有進出口商，各人對和平都充滿各種不同的樂觀看法，每經一地，都談着當地的轟炸或難民，同聲說浩劫已過。誰知兩年以後，再乘這飛機，大家却又在談戰爭，甚至在指點着行經地方，討論着那裏該作轟炸基地了。

三、興奮和惆悵

踏上祖國土地時我眼花撩亂，張嘴結舌的東張西望，好像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我見到了一別幾載的霓虹燈，見到了最新流綽型式的美國汽車，見到了各式摩登的呢大衣，兩年英倫蠶居，我幾曾見過夜市，幾曾見過光耀奪目的紅綠跳動的電燈，幾曾見過「只供輸出」的最新式大衣。

記得我初到英國時，燈火制度才取消不久，我去後大街上才大放八年未見的光明，去後因爲煤荒，節省用電，若干街道上根本不用街燈，更遑論霓虹燈。汽車輸入受限制，汽油配給受限制，除外交官外，很少見新式汽車。女人衣式，更受貿易部的管制，所謂平價大衣，有面無裏子，用皮鑲邊的禁令，到今冬才解凍，截至我離英爲止，我還沒見過皮鑲邊的女大衣。

我站在糖果店窗口，看着各式不受配給限制寫着英文字形的糖食，又令我念起在英國的糖食分配證（Sweet Coupon），我看到各色鮮艷奪目的彩紙包裝，不禁念起那位倫敦怪我不帶報紙去的無情的魚店老闆。

我張惶未畢，友人帶我進茶館，全室座位已滿，中間一席正呼么喝六的在猜拳行令，圓桌上，杯盤狼藉，大盤小盤的顯示着主人的大度和慷慨，我遙指着他們桌上一大盆還未動過的紅燒肘子說：這只足抵得上我在英國一月的肉類配給。

我靜聽着嘈雜的勸酒聲、添酒聲、勸菜聲、上菜聲，整盤端來又整盤端去，他們已酒醉飯飽，最後的若干大盤已成蛇足。舉箸時，我想起了在倫敦因剩下麵包而被捱罵的一位中國朋友，又想起了一條三明治一塊魚作午餐的英國人。推盤而起，隔座還在直着頸子灌酒，我不能不想起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一日三次廣播潮災後，一位英國太太對我的慷慨陳辭：「此後我再也不會埋怨我們國內糧食的單調，我真不能想像貴國人民在吃些什麼。」

別說她不能想像，我又何嘗能想像！我走過飢饉的歐洲，生存在缺糧的英國，在那裏，正在履行「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中國古訓，幾近吝嗇的節省着每片麵包和每點黃油。在大家的想像裏，在浪費和輕視起浪費的，只有黃金遍地的新大陸。

窗裏的英國呢料，琳琅滿目，才知英國的「只供輸出」，中國原來也竟忝在「被輸出之列」。英國人的把衣服受配給限制，爲的是要收支平衡。在這裏，聽不見談如何平衡收支問題，聽不見談如何增加生產問題，一切的談片都新奇刺激，是一串陌生的新名詞：條子；單幫；一票幾十億……

英國人也注重美國援歐問題，也常討論多少美金才能使英國經濟復興。男人談的是多少美國機器可增加英國生產。女人們談的是多少美國糧食可以改良家庭的菜單。他們一面念着錢一面也賺不起貸款人，他們想的是如何利用這筆款子來重整旗鼓。

我回來聽到關於美金的借款談片，是眼巴巴的希望借來，是借來後對物價的影響，我沒聽到英國人一樣的擔心着來日的利息和償還問題，我們有我們的豁達大度，決不像英國人的小心眼兒和死心眼兒。

我詢問這裏每月每輛的汽油配給——是一百加崙，又不禁念起倫敦每月汽油的配給量，原定每輛有執照汽車，每月可領十加崙基本配給汽油，如有特別原因，再領額外配給，最近爲減少支出，把每

序基本配給取消，非有特別理由，絕對請不到額外配給，因此無致汽車停開。即我們國家的大使以外交官身份，也沒享受到一月一百加倫的優遇。

記得一位中國官吏，由英去歐洲大陸，在法義只要有錢，色色都可吃到，回英後發表觀感：「政治上愈沒辦法的國家，吃得愈好，」其實又何止吃的一項而已，一切享受都舒服——我何能不慶幸自己的早日歸來，又何能不惆悵英國人的繼續自討苦吃！

四、自由空氣

在倫敦惠爾勃克旅館電梯裏，遇到一位太太，她對我上下端詳，一聲長嘆：「你倒有衣服配給票買雨衣，我計劃了兩年要添新雨衣了，至今依然畫餅。」到二樓地下電梯，侍者才笑着告訴我：她是富孀。慚愧在衣着上，大富人相逢毫不相識。

京滬富人，大不相同，衣服鞋帽上，全有富貴氣派。英國貧富有如他的天氣。終年都是冬天，偶遇夏季，也可穿冬裝。中國却清清楚楚的春夏秋冬四季，酷暑嚴冬，決不像英國的單調。

我無法不為英國的有錢階級叫屈，英國和美國雖是至友，却全沒有像中國一樣的忠實的實行已故羅斯福總統主張的「免於置之」之自由，從望息的英國回來，我只覺得到處是自由空氣。

英國有了錢又有何用？每年收入過二千鎊的，每一鎊收十九先令六便士的所得稅，（按一鎊爲二十先令，一先令爲十二便士）故二千鎊以外的收入都是替財政部稅收處在工作。

稅收下淨得了款項又有何用？人工奇缺，不能僕從如雲，自皇帝到底民，同受糧食配給，不能美酒佳餚，大家同受着配給，不能鮮衣美服，請不到外匯去國外旅行考察，不能多長見聞。可憐，開關殖民先鋒的東印度公司子孫，却眼怔怔的關在英倫三島。

英國的達官又有何戀棧？糧食部長經管全國食糧：太太也得由來排隊，堂堂首相的女兒出嫁，還是買的舊花邊。財政部長克里浦斯爵士更是不開，擁着百萬家財，却身穿香腸褲子，味鋪補釘被單。艾德禮甚至窮得急叫，要議會在下一萬鎊一年的薪金中，免他四千鎊稅。前任燃料電力部部長沈威爾更不懶話，最忙的時候在辦公室一碟三明治，一杯咖啡當午餐，何能怪連咱們中國人也笑大英帝國沒落！我們地大物博，自己的出產不算，在這裏，有英國見不到的美國香烟，有英國要用配給證去買的罐頭牛油，還有英國如有新鮮雞蛋決不願問津的乾雞蛋粉，在這裏，有海關不准進口却不知從何而來的玻璃絲襪，有標着美國字的巧克力糖，如果你有中國人著稱於世的大度慷慨，你可用在英國最出名而英國人喝不到的威士忌酒，讓來自英國的人解一解饑。

我們可以用一切方式來表達我們的大富，不少友朋奔走相告，他們的機關如何體貼，連首長的交通住宿，紅白應酬和一切開銷，全都經管，這樣首長可以努力從公，也可以保持些大貴尊嚴。我贊賞之餘，告訴他們在英國爲官真不是滋味，一位部長外出度假，用了一次部用車，給議員責問：「爲什麼不叫一部出租汽車」。

英國努力把大富大貴字樣，在字典裏取消，凡估父母大富大貴餘蔭的子孫，都給遺產稅抽得叫苦連天，生活水準給拉得幾乎成了水平，單調得連共產主義也懶得在那裏施展身手，因爲它張皇失措的找不到了「革命對象」。

衣食控制，倒也罷了，英國貿易部連傢具也放在控制之列。要買傢具，好，陳上理由來：要結婚，可以；女兒太太要分房，可以；添設辦事處，可以；其餘恕不應命。一定要買，也有，有舊貨攤上的半新傢具，有不受控制價錢天高的沙發木器，那個願做冤大頭，不妨化冤枉錢。

英國那裏談得上民主自由？個人自由給剝削殆盡，就給懲罰在他劃定的生活水準裏生活，你要超

越水準，抽你奢侈稅，付錢付得你肉痛，爲國家增加稅收。

撇開別的自由不談，在中國可以充分享受著免於匱乏的自由，沒有人來干涉你的用錢，不勞跋涉坐在中國，可以買到五大洲的名產；可以遺忘我們在國外匯荒，更可以不必談從沒有人說起的收支平衡問題。我們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訓，全部送給了英國，自己把另一個「知足常樂」的古諺去沖淡一切問題的嚴重性。

歸後若干友朋，見我身未背照相機，手未提打字機，只聽我歷述英國對用錢自由的控制，紛紛爲我抱恨，認爲下次再出國，最好別再去這種國家，爲珍惜他們好意，我點頭附和，但情不自禁的，我聽到自己惶惑的聲音在回答：「可是，在英國還有許多美國人。」

五、外國不是天堂

許多人問我外國是否也有乞丐，我未去過新大陸，但是在舊大陸上，也一樣有伸手要錢或開一架留聲機要錢的丐者，只是外國丐者，身穿洋服，口操洋語而已。

外國並非天堂，也許目前天堂毀了家，移往新大陸。在歐洲，隨着天堂之去，飢饉紊亂紛至沓來。在人稱世外桃源未受兵燹之災的瑞士，還一樣的鬧着糧荒，實行着食糧配給，另一個永久中立國瑞典，連咖啡也捨不得往國外買，實行咖啡配給。記得顧維鈞大使，回國述職後回倫敦，曾慨然談起國內咖啡比茶葉普遍，中產以上階級，都以喝咖啡爲榮。

這裏的雜貨舖裏，美國白糖雜陳，咖啡盈筐。瑞士瑞典人民如來中國，必然會怨毒本國政府，他們有的是鐘錶，有的是工業品可換外匯，憑什麼要節省到這步田地。

丹麥是農業國家，按說應是吃得舒服，但它就憑糧食出口換外匯，英國所吃的雞蛋，差不多都來

自丹麥。丹麥自己明知工業不及他國，環顧世界，正鬧糧荒，就拚命運糧食出口，一面拚命節制外國貨輸入，也唯求國家的收支平衡。在丹麥會盛傳一種笑話，聲稱每逢丹麥夫婦離婚，法官勸和時總說：想想你們過去的感情，想想你們的兒女，再想想你們的電話。——丹麥電話機奇缺，一旦離婚，勢必只有一人可享電話，其他一個人就落了空。

法國不比丹麥強，別瞧法國的浪漫勁兒，它也有不許外國貨上門的硬幹精神，去歲旁聽和會時，一位同業的一支五十一號派克筆轟動和會郵局，所有職員全部集中參觀，開一開眼界。

這還是西歐國家，受戰爭之禍較少的西歐尚且如此，遑論東歐。波京華沙破壞得比柏林還慘，全城僅一家旅館，供所有外交人員居住，缺米缺糧缺咖啡，滿目瘡痍。

柏林已是人間地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全在瓦礫堆裏來去，一日才一千三百卡路里熱量的食物配給，不夠一飽。去歲冬天，不堪飢寒之苦的甚至自殺，今年更不知如何捱過。

綜觀歐洲，有戰勝的英國，有曾一度被征服而今復國的法、比、荷、丹、波、保、匈、捷克，有在夾縫裏未受戰神波及的瑞典、瑞士，有慘敗的德、義，其中雖有勝有敗有立，而為戰爭在受苦則一。各國的機構都為戰爭破壞，各國的工業都從平時轉為戰時，再從戰時變為平時，都在設法犧牲些個人的自由使國家重新復興。

歐洲和中國情形大同小異，都需要增加生產，都需要減少消費。歐洲缺的人工多些，中國缺的機器多些，彼此都生產得不够，非唯不够輸出，甚至不够自用。

奇怪的是，中國人心目之中的外國却是美國，是生產過剩獎勵消費的美國，是好萊塢電影上窮奢極侈的美國。廣播報紙上儘管登載美國馬歇爾的援歐援華計劃，而我們却時常忘記了自己是個欠債人，還愁着打腫臉充胖子，去學習自己的債權人。

格
日
行
協
名
洋
海
報
助
了
錢

福

空

英國人對這一點比我們分得清，譬如女人時行長裙，克里浦斯爵士公開說過英國行不得。因為英國是窮國家，雖一尺一寸之微也要節省，比不得美國，美國有錢，要怎麼時髦就怎麼時髦。

因為這點認識，英國人甘心把所有出產，自己不要全部賣給美國，換取外匯機器和糧食，因為這點，英國人甘心受一切配給限制來減少國庫支出，他們自稱目前過的是半野蠻生活，但是只有這條才是通天堂之路。自從英國不准申請外匯以來，即令自認外國盡是天堂，也無從一脚跨出國門，只有專心一致，一心一意的在希求把自己國家變為天堂。

慚愧我未去過富庶的天堂，每逢朋友們詢問外國狀況，我只有使他們失望的歷述國外的「洋罪」。我只有點使他們驚奇安慰，歐洲人士紛紛仰慕中國的享受自由，全部像我們想去新大陸一樣，渴望遷移植到中國來。

六、她們的腳大了一號

據英國鞋業公會統計，自抗戰以來，英國女人的腳，平均比戰前大了一號。跑街站隊洗碗買菜，在在都需要女人的腳，叫他安得不大？

英國當局對這批大腳女人，空表示衷心崇敬，英國是缺糧國家，要談節約，先得從廚房裏省起。而廚房按英國規矩，本是男人不及的女人天下。

糧食既受統制，就難免有漏過統制網的黑市，也全靠這批為衣食奔忙而又不為黑市誘惑的太太，來維持英國國寶的奉公守法精神，每見主婦站隊，如有人不按次序先擠上去，後面的太太必然出來干涉糾正。

未到過英國的人，決然想不到英國人怎樣尊敬這批主婦，主婦佔全國人口之半，主婦決定節約生



伊麗莎白公主及其堂弟麥格爾親王

活 (Austerity Life) 之可否實行，因此也就掌握着國家收支能否平衡的命運。主婦和政府間，永遠有一種諒解，國家有何對糧食新政令，必然對主婦詳為解釋，爭取主婦的同情。同時政府也體貼主婦的困難，即令在勝利大遊行裏也有主婦隊。

英國至今猶實行「男人掌外，女人掌內」的古訓，在購物站班隊裏，不常見男人蹤影，肉店菜店雜貨店裏，顧主更都是女人，因此女人獨立的負擔了如何能使家庭豐衣足食的重担。——倒不是家用不够的問題，而是配給衣食，如何支配。

在我初到英倫時，抱着髒衣服到洗衣作，洗衣作老闆搖頭：「我們不收新主顧」，拿幾糧食配給證去買餅乾，得到的回答是「只賣給老主顧」，香烟店裏女人，一見陌生臉孔就吼「賣完了」，茫茫倫敦，無從採辦。那時起，才開始了解倫敦為主婦之不易。無從投奔的髒衣服，還得自己來洗，無處購買餅乾，還得以麵包代替。日子既久，慢慢的發現原來為主婦者，除洒掃外，還要廣交所有有關衣食店鋪的朋友，才能變換菜單。

年老的一輩，自知精力已衰，退出了排班站隊隊伍，退隱在旅館裏，把糧食分配證交出，食宿由人經管，做一名長期旅客。這些老太太，風晨雨夕，相聚聽聽廣播，討論國是，閒或也談談一去不復回的當年舊事。每天散步時，相約看看街上垃圾箱，有無被遺棄的浪費糧食，再問街頭小販處的糧食賣目，是否超過了限價，自動的做一名義務的糧食部巡查。如有發現，回家戴起老光眼鏡，上書糧食部。

曾見過一位嘉雷太太，是一位女議員，問她是否也兼管家事，「有誰來替我經管？還不是自己操心。」她說她每週訂星期五上街把一週應用東西，全套買齊，嘉雷先生決不因爲太太坐在下議院，自己就移居廣房。

人工缺乏，有錢太太也和無錢太太同其命運，飯前買菜，飯後洗碗。每人一雙橡皮手套，保護皮膚。各報的婦女欄裏，諄諄囑咐主婦洗碗時要戴手套，洗碗後要擦雪花膏，儘可能坐著工作，別因為多立弄粗了腳踝。愛美是女人本性，工作也是女人義務，最好是兩者相輔而行，連共產黨的每日工人報也有這樣一欄。

往常一個太太，都把一週工作排列成表，譬如星期一去店裏取糧食配給（如乳酪等），星期二洗替換衣服，星期三赴俱樂部，星期四買肉，星期五擦地板，星期六看電影。同時她們每天早上必讀報，每天晚上必聽廣播。

別以為她們全關在廚房，在社交場合，她們又打扮得花枝招展，風姿綽約，暢談著國際大事，儼然是女政治家。

帶着對英國女人的殘餘印象，在京滬車廂遇見一羣衣履入時的小姐太太，她們縱談着隔夕雀戰的戰略勝負，叱喝着僕役們好好照顧孩子，向丈夫怒吼着好好照顧行裝，向全廂人顯示出她們主婦的威嚴。我委曲的念起英國的大脚太太，在享受自由上，她們固然不及中國太太，連在婦女解放上，也給中國佔了先。

七、國際升降機

一位英國每日郵報的駐美記者，在美國熱烈討論原子彈時曾經發一道電報給倫敦：倒像這個蛋（彈）是美國獨生，全忘了英國老母鷄孵育之功，現在這個蛋該煮該炒，我們也該有個發言權。

就這一段電訊，就可看出英國人對國際局勢的憤慨和不平。在國際舞台上，它原是掛頭牌的名角，現在却屈居二流，安得不傷心。

原來二流的角色，時來運轉，拚命想往上擠，南美各國擁有天然富源，又未受兵燹之災，有支持外交運用的實力。遠東的澳大利亞，不管五強六強，虎視眈眈，其代表伊瓦特在對義和會和聯合國大會上到處活動，很想在紛亂的亞洲出頭；加拿大也常在北美咳幾聲嗽，東歐則全在蘇聯羽翼下。記得在牛津國際自由黨開會時，一位捷克代表會講過一個笑話，說是在萬里無雲日子，一位捷克共產黨帶傘出門，人家問他理由，他回答：「您不知道，莫斯科正在下雨。」

自從大戰以後，倫敦無論有霧有雲，已不能影響其他國家。印度和緬甸相繼獨立，在東方民族是額手稱慶，而在英國，總感覺難堪。

英國人除談糧食衣服配給和談國家收支問題外，再談的，就是一聲嘆息後的國際形勢，尤其是英國在國際地位的低落。他們開始時總說：「當然，我們現在是二等國家了。」或是：「當然，現在只有美蘇能稱大國。」接着是一陣牢騷。憑什麼我們要這樣苦？憑什麼美國人要這樣樂？憑什麼戰勝的英國還沒戰敗的義國的吃得好？憑什麼英國的屬地紛紛獨立，美國却又接二連一接收新根據地？

在他們看來，世界突變，變得這樣不公。他們列舉着戰爭前後的苦難和英軍的死傷人數，來證明現在國際財富分配的不均。記否連外交部長貝文都說過要重新分配美國諾克斯堡的藏金。

美國人的氣憤更令英國人感到自尊心大損，為補償這點，邱吉爾出來組織了聯合歐洲，退居歐洲盟主。記者們環游歐陸歸來，也強調英國政治的安定，是復興中最大的本錢。

在歐洲看各國國際地位的升降，有如看若干並列的電梯。國土沉淪時他們是最低潮，復國以後，各各又有不同，東歐步調一致的改了路線，荷蘭為東印度事件機器升不上去，丹麥、捷克升得較快，而最直線上升的，是比利時。

連堂堂大英帝國臣民也羨慕比利時，比國外貨充斥，因為他們有的是美金——倒不如說有的是換

美金的儲積好些。口袋裏有美金，政治又不複雜，一切就有了辦法。

外國人看中國國際地位，也有些像一架升降機，有它的升降升降。大體說來在戰後第一次開外長會議於倫敦，王部長前去出席時，是中國國際地位的最高潮。那時勁敵已倒，中國八年抗戰有成，國際地位穩固，那時在國外常可聽到許多國內人士不知自驕的材料，外國人會歷歷舉出日本會對中國誘降多少次，中國又多少次拒絕。（戰時限於新聞檢查，此種消息未便公佈，戰後也未再補發抗戰期間資料，因此中國人不得而知。英國現在正逐漸從戰時不公開的種種消息，可資我國宣傳當局借鏡。

倫敦會議不歡而散後，國際局面和中國地位都從三樓到了二樓，自內亂爆發，通貨膨脹，中國法幣成了外國人笑談資料，於是中國地位又從二樓下到了一樓。最近中國力主在對日和會裏大國要有否決權，倫敦與論界又認為中國能不一味跟美國，有自主外交，是中國外交技術的大改良，大為贊賞。經濟學者雜誌，就這樣主張——雖然他自己的祖國，仍然一味依附美國，拒絕了中國建議。

在這一天到晚嚷着國際地位低落的英國，雖然勞工黨上了台，外交路線依然是踏的保守黨足跡。前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所寫的「說老實話」裏會提到一個笑話：一個英國太太在旁聽聯合國大會，聽完了貝文一席演說後，她觸觸隔坐的美國人說：「艾登今天一篇演講不差。只是他本人胖了許多。」

在英國，國際地位儘可有浮沉，而國策則一定不變，為此它常為國際地位沉淪未能貫徹國策為憂。它雖仍身在列強，能朝野一致以「我們是二等國家了」為警惕。我們却只記得自己是五強之一，只記得自己上了樓，忘記自己又在下樓，常愛談五強，不愛檢討實力，似乎我們的古諺又給英國搶了去，他們在切切實實的履行「知恥近乎勇」。

八、皇帝萬歲

在英國，關於皇帝有兩句格言，譯出來是「皇帝已死，皇帝萬歲」(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聽來矛盾已極，如果已死，決不能萬歲，如果萬歲，決然未死。但這兩句話却說明了英國民族慢吞吞的穩健性格，第一個皇帝是指的皇權，英國已是民主，當然是皇權絕滅，所以是皇帝已死。而當今的無權皇上尚在，依然擁有人民的愛戴和崇敬，所以又是皇帝萬歲。

當初皇帝，朕即國家，有一句古話叫做「皇帝做事不會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其後皇權衰微，民權大張，責任內閣成立，皇帝無權過問政事，在政治上也就不會做錯事，「皇帝做事不會錯」這句話依然成立。

英國皇權、好像一個酒瓶，酒瓶仍在，而瓶內的酒汁，却已換過多次，換多少次香味，換過多少次辛酸苦辣。現在酒瓶裏酒味全消，只成了席宴上的一個點綴品。

皇帝在社交界裏，依然是第一名，人人以一觀天顏爲榮，帝后出游，都坐做篷馬車，讓老百姓瞻仰聖容。瑪利皇太后出外，常有鄉下趕來的主婦，排隊往觀。

皇家有一個傳統，決不能在老百姓前表示疲勞厭倦，在羣衆場合，在萬民歡呼聲中，帝后永遠是笑顏常開，伊麗莎白公主，自小就特別受這點訓練。

戰前每年皇室要開庭，命婦貴族紛紛引見年輕男女，女孩子們一色淡顏色衣裳，身披有如新娘的披紗，給帝后行屈膝禮。凡在宮庭見過帝后，什麼社交場合都有資格參加。每年五月開庭，名曰宮庭季節(Court Season)。五月以前，倫敦就有應時而起的教授宮庭禮節學校，教你如何行屈膝禮，如何進退。外交使節由大使夫婦率領，把新到任的外交人員引見。

戰後衣服配給，皇帝爲體念民艱，宮廷暫廢，以遊園會代替，不拘任何衣着，酒瓶裏的淡酒又再行沖淡一次。

每逢比較正式宴會，最後必然全體起立舉杯恭祝聖躬安康，對坐的人一面碰杯，一面喊「The King」。未爲皇帝舉杯前，決不能抽烟，否則就是失禮，有時舉完杯，各人自動抽烟，有時主人宣佈：「現在各位可以抽烟了。」我會問過加拿大人，是否他們也行此規矩，他說非特舉杯而已，還要恭唱「天佑我皇」。一位新西蘭人，更爲他補充：爲皇帝舉杯時閑座要起立，只有艦上海軍例外，爲的是有一次一位既高又大的太子在座，起立舉杯時，頭碰輪頂，此後就立下不成文法，舉杯而不起立。

當今皇上因爲曾在海軍服役，常服海軍裝，但是他也常因地制宜，去蘇格蘭時穿蘇格蘭裙，去檢閱陸軍時穿陸軍軍裝，看跑馬時穿便衣。

皇室雖是雍容富貴，公主們卻仍學習針綉家事，前年伊麗莎白公主給皇帝的聖誕禮物，就是她手織的一雙毛線襪子，皇帝直誇她織得大小合宜。

公主非特和其他女孩子一樣的學習家事，整個皇室爲與庶民共度節約生活，幾乎變得毫無帝皇氣象。吃穿無貴無賤，同受配給限制，也因爲這點，舊瓶能始終存在，能維繫臣民們對他們的忠心。

我們看見的皇帝雖永遠微笑，其實他也有他的哀怨，每年議會開幕，總由帝后前往，由皇上宣讀一年大政方針，這演講稿由首相攬好，交給皇上，他只能宣讀，不能更易，據說遜皇愛德華，爲此也深感做皇帝之無聊。

單是從遜皇身上，就可以看出皇帝所受的束縛，非特是不許問政而已，還有種種傳統習俗，強迫你遵守服從。這個最古老又最新式的國家裏，有許多事令人難以了解，愛德華是臣民所愛的皇帝，但是爲他的不肯受得習俗傳統約束，他們甯願和他揮淚作別。



右后英于立。主公位兩及后英與王英：室皇國英
。六十年時影留，主公白莎麗伊爲者側

皇室是大英帝國統一的象徵，爲此英國人才肯化四十七萬鎊一年維持皇室開支。皇帝如有一家家長，成爲所有小輩合作和敬仰的中心。

爲表示皇帝不只是英國的皇帝，帝后常去自治領巡行，去年二月英國帝后公主不辭辛勞，長途跋涉到南非，我離英時又聽說有訪問澳洲計劃。

皇帝居處在白金漢宮，鄉間又另有若干別墅，抗戰期間，若干別墅都給軍隊徵用，至今尚未發還，貴爲天子，亦鬧房荒，嫁女兒時竟不知該何處安頓公主駙馬，好不容易把一所別墅請軍隊讓出，預備作爲新夫婦新居，而又因失慎被焚，因此只得仍暫住白金漢宮，伊麗莎白蜜月期間借住的是蒙巴頓爵士的別墅。

皇室犧牲了從政自由，換來了光榮尊貴，這次戰後爲履行節約，連富貴氣也消除殆盡，只剩下國毫無襯托的光輝。在這時期，君王和臣民却建了一個新的關係，人民看皇上，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名富貴君主，而是同舟共濟的一位患難朋友。平時皇室創舉着社交活動，提高帝國的尊嚴，逆風吹來，皇室作風全變，領導着人民節約，處處要給人民做模範。皇帝對人民，有一種示範作用。國宴上，食具雖是金器，但依然遵照糧食部規定，一湯一菜一甜食，決無例外。人民在節約之餘，聽說貴爲皇上，也在甘苦，也就減少了若干不平之氣，有利了糧食政令的推行。

此次伊麗莎白公主成婚，歐洲皇室在倫敦聚會，看英赴宴的五帝六后遭遇，有如讀了一部近代歐洲史，西班牙皇已被佛朗哥放逐，南斯拉夫皇彼得戰時流亡在倫敦，結婚時還是英皇做的伴郎，戰後不容於狄托元帥。荷蘭、丹麥、挪威皇權較穩，羅馬尼亞皇米琪爾吃喜酒後給國內共產黨一脚踢開。

英國皇帝寶座獨穩，也無非因爲皇室既不問政，生活水準又幾乎已夷爲庶民，偶或允許他們破例

享受，也不過要他們實行「保持帝國尊嚴」的大題目而已。

九、柏林、巴黎、倫敦

去柏林後寫稿，一口氣用了十幾個「破」字，對着滿目瘡痍，想不出第二個形容字來。如果柏林以「破」字代表，巴黎應該是一個「嬌」字。巴黎紅顏常駐，經過了如許坎坷，依然沒有憔悴，也沒有半絲皺紋。倫敦當得上一個「儉」字，樸實無華，勤儉為懷，有計劃的在復興建設。

我常奇怪為何一海之隔，會使英法民族性相差有如天壤；而穿過法國，在柏林似乎又見到了倫敦人影子。英德兩國雖兩度作戰，兩度為敵，而環顧宇內，性格相同的民族，莫過於英德兩國。

巴黎爲着那股嬌氣，希特勒才能長驅而入，如果貝爾納斯的「說老實話」一書所書是實，史達林曾反對法國以征服者姿態駐紮德國，因爲它根本未盡過力。後來還是英美力爭，才由英美兩區劃一部分出來，當作法國佔領區。

英、美、法、蘇，既在德國割地而居，四大之間，難免不有磨擦衝突。加以國際局勢清清楚楚的是東西歐分界，雙方都在德國拉人，雙方都想把這歐洲中央的德意志劃歸自己努力範圍。巴黎自從復國以來，國步艱難，黑市猖獗得難以想像。我去法期間，在大街闊步時，幾度後面有法人追來，問我有無美金出賣，告訴我我來自倫敦，他還是拉住不放，「英鎊也行。」爲此各種的控制形同虛設，糧食配給根本少有人遵守，城市裏的人苦於糧食荒，鄉村裏的人糧食充足，又不肯出賣，城鄉之間，互相仇視。法國糧食部長分析理由：在德軍佔領巴黎期間，人民都以抗命爲愛國，惡術沿用至今。

因爲社會秩序不安，政治也不穩，法國人最具英雄崇拜心理，復國之初，一致聽命戴高樂，既復國後，目標不復一致，不滿國內現狀的，擺向左去，又有左派的上台，左派上台而問題仍不能解決，



林 柏 後 劫



門 旋 凱 之 黎 巴

於是又擺向右去，又把被遺忘的英雄戴高樂抬了出來。

柏林現在四國各自爲政，各國活動以各佔領區爲限，東西歐已經劃界，鬥爭已明朗化，目下鬥爭得最尖銳的地方，倒是巴黎，巴黎在復國以後，共產黨大肆活動，一時竟稱紅色巴黎，自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成立以來，戴高樂派號召的是親蘇的左邊去，愛國的，我處來。於是陣容分明，雙方磨拳擦掌，各有後台，各以得推翻對方爲甘心，在我離英期間，隔海消息傳來，還是到處有共產黨領導的罷工罷市，公共汽車、地道車停開，這嬌滴滴美人，正在受空前大難。

渡海過來，倫敦有如一幅無聲電影，人聲寂寂，只見在埋頭工作。是幸運還是天意，六戰期間希特勒竟沒有跨海征英。不到英國，不知英國之小，也不知倫敦離海之近。兩年前初抵英國，去海的指路碑全毀，爲怕德國兵真的進攻。主婦們治家之餘，相與談戰爭舊事，都搖頭嘆息，歷述各人九死一生經歷，飛彈如何可怕，大家都額手稱慶，總算倫敦未陷敵手。

倫敦國內黨派糾紛雖少，而國外問題正多，作戰期間，大家一致想望戰後能再度戰前生活，凱旋後張眼一望，東方已去，西方已亂，國際地位已沉。當年英兵在東方的狼狽逃竄，全落在它殖民地人眼裏，於是對母國的尊敬心大減。歐洲共產黨又乘機而興，大大作亂，在這亂離世界，倫敦依然堅守一個「儉」字，它以「儉」起家，如今也以「儉」持家，切切實實的節衣縮食，來彌補國家收支，來重整國家工業。

柏林人也能刻苦，但現在已無家可持，當初它佔四隣，鬧得人人渡海逃亡倫敦，而今却自己無家可歸。緊隣巴黎，被人家和平佔領，也和平退出，未曾遭兵燹之災，政治雖亂，外表一脈昇平景象，以前歐洲司令台的柏林，却只乘下殘磚碎瓦，和會無期召開，建設更不知何時開始。巴黎緊記兩度恥辱，和柏林仇恨最深，屢阻它成立中央政府，倫敦又本身痛苦，在它佔領區裏也未給柏林一飽。

離英時，法國左右陣線對立正兇，柏林飢寒交迫，倫敦咬緊牙關，接受着大西洋彼岸的嘲笑，默然工作。這三個首都曾煊赫一世，都曾一度淪落，一個由司令台降為刑台，一個由奴隸挺身成主人，一個千辛萬苦，在風險中抬頭。

我愛巴黎風流倜儻的瀟灑氣概，愛倫敦、柏林刻苦耐勞的硬骨氣，我總認為柏林倫敦雖一勝一敗，命運始終相同。我要不耐煩的重複，對倫敦，這一戰是它統治世界舊夢的毀滅，對柏林，是它執新世界牛耳的絕望，同是天涯傷心人。

歸後西望，歐洲依依在懷，消息傳來，巴爾幹國家已聯合左轉，馬歇爾援歐計劃亦已準備實行，陣容日益鮮明。念倫敦之苦，柏林之飢寒，巴黎之徬徨，舊戰創傷未復，能不悵然於人類的健忘！

十、子大於母

維多利亞女皇是一位子孫婆婆，兒孫繞膝，那時節英國也正當全盛時代，颯地遍全球，記否「印度皇帝」頭銜，也就是維多利亞女皇時代加的。

八十年後，東方的臣民也學會了西方的倫理觀念，反抗了大家庭的專制父母，要獨立成立小家庭。作戰期間，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大西洋憲章上簽過字，承認成年的兒子女孀應獨自成家。最先大家庭的首長還沉下臉來，說小輩還未到自主之期，還要由父母指導，但是親戚朋友們也勸得振振有辭：「不讓他們下水，那天學得會游泳？」小的又吵着已穿上了游泳衣，上了跳台，看情勢欲阻不能，為母親的，也只得准了。

印度從母國分出來後，自己兄弟又分了家，一個信了回教，一個信了印度教。緬甸原是庶生，如今也正了名位，和嫡子加拿大、澳洲、南非並駕齊驅。

倫敦這老母親，近百年來就靠孩子們孝敬，一聲要分家，自不免有老年失子的悲哀，爲順應世界潮流，也只有沉痛的讓他們自立門戶，一面又竭力設法「好來好去」，維繫雙方殘餘的感情。

母親也有母親的打算，一面自知分家後現成飯吃不成，自己動手下廚房親手操作，一面縮小門頭，節省開支。百年來昇煊赫一世的大家庭，而今要重學當小家庭主婦。

嫡系的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論人丁、論地產，都比母家浩富。自印度緬甸分出以來，這幾家嫡子更比母親富庶。衰落的倫敦，也就靠這幾個孩子撐腰，每逢向表兄美國借款受氣時，英國總統：別有幾個臭錢就神氣，我們可以向加拿大借，南非還有多少金礦呢？

在國際大家庭的聯合國大會裏，這一個家庭集權更是團結，前年對義的和會上，蘇聯就爲害怕子孫婆婆的英國，才聲嘶力竭的主張要三分之二多數投票制。蘇聯也有他的家庭集團，有烏克蘭、有白俄羅斯、還有不少東歐義子，但比起英國來，子孫還沒它興旺，在投票上，不能和他力敵。舊金山會議召開前，英美蘇三巨頭會商投票問題，美國也怕英蘇擁有的投票權太多，羅斯福手下的一羣幕僚，要他堅持如果蘇聯拿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來，美國應爭各洲都有投票權，就是美國要有四十八票，但羅斯福却對這點未曾採納，可見兒孫繞膝總是好事，打仗時可以利用人力物力，平時也可以用他舉手。

大英帝國目前正從事加強聯繫工作，前年皇室南非之行，也無非是此作用。去年公主聯婚，各自治領首相去宮道賀，又乘機開來帝國會議，商討家庭間的聯絡問題。

美國糧價太貴，問別的國家買糧食又要美金，鬧得倫敦走頭無路，於是加拿大出來解紛，要多少麵粉。我來。若干英國人退伍歸來，過不慣重重統制的生活，想往國外走走，澳洲就說：到我處來。甚至可以派飛機來裝移民。

澳洲是王張「白澳主義」的，不愛有色人種，可憐的是他轉在海裏，四圍全是黃種人，自己又人丁稀少，物產豐富，怕緊隣搬來，一聽母家有人要出來，力表歡迎。紐西蘭也對英國招手，如蒙不棄也可到我家來坐坐。南非更是排斥有色人種，爲此才和印度交惡，當然更喜歡英國人去。

對母國不敬的，是新成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我們已能獨立，你休要來管，好歹有我自己負責。無論末代總督蒙巴頓如何漂亮，總挽回不了這份離心。說來這兩位成立未滿週歲的新國家還有點孩氣，還要討還以前孝敬給母國的若干寶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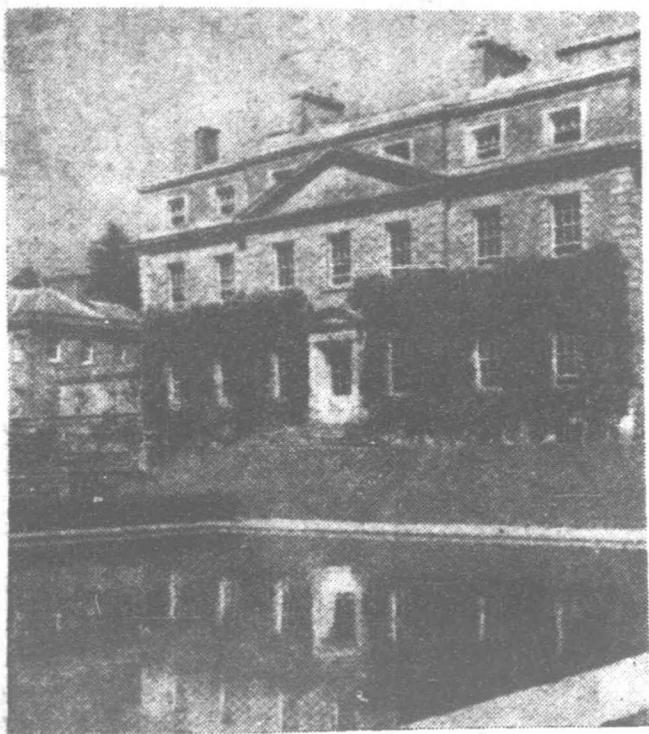
印度緬甸正在學習游泳期間，以後喝水打噴嚏或傷風，責任都由自負。紐西蘭、澳大利亞、南非，加拿大都已是技術純熟，現在是到了他們來保護母親的時代了。倫敦老母，風燭殘年，老境淒涼，可喜的是尚有若干兒孫在側，更可喜的是自己老骨頭硬，縱然心碎，仍能沉得住氣。能老當益壯的軍建家園。回想當年，逆子華盛頓也會叛逆，也曾衆叛親離，也曾給人家預料病入膏肓，誰知一下決心，卽霍然而愈，而且反老還童，又安知歷史之不復重演。

十一、都市和鄉村

英國的小康之家，都愛結屋在鄉村。貴族之家，更是在鄉村擁有花園田莊大廈，在倫敦別設行館，偶而進京時住住。

離城愈遠，地租愈廉，許多公務員和工人都把家眷安頓在市郊，自己早晚坐一二小時火車或汽車進城辦公。譬如在南京工作的，家眷都住在鎮江，甚至龍潭或丹陽。反正交通方便，只要早些動身，在車裏也一樣可以讀報看書。

爲優待這批長期顧客，火車設有季節票，憑一張季節票，可施用一季，票價比普通票低一倍有餘



英國的鄉村建築

• 每次火車票漲價，最能引起主婦抗議，主婦們雖不常坐車，而交通費用是她們家庭預算中的固定支出，每一漲價就影響家庭收支平衡。

英國人守舊，首都倫敦，街道狹小，談不上美，馳車市郊，却沒有一個人不愛英國的鄉村。英國人愛用紅瓦造屋，四圍綠樹，無論三間平房或是一角小樓，總是前後留些空地，闢成菜畦花畦，有時小園一角，一個雞棚，雞啼犬吠，忘記了自己是在工業國家。

英人愛靜，有時曲徑通幽處，別闢一室，四無人居，自成獨家村，享受他們最愛的安靜。村與村間，常見路旁小屋，又是行人解渴的酒吧間。

退休的老年人，更愛隔離市塵煩囂，隱居在鄉間，每日養雞餵狗，種草植花，消磨寂寂暮年。今天開了幾朵花，下了幾個蛋，都能帶給他們喜悅和慰安。貴族的大廈，差不多都在鄉間，屋主人心一意美化房屋田園，有時每隔若干時，把自己花園巨室開放一次，讓大眾參觀。歷史上著名巨室，都在鄉間，邱吉爾出生地帶，也在離牛津二哩之遙的小村。

鄉村有電、有車、有店鋪、有電影場，有一切都市的享受。只是店鋪較小，電影片較舊而已。住宅設備和都市全然相同，電扇電爐電灶電話無線電，一應俱全，各報館發報，第一版先發鄉間，鄉村消息，也決不此城內少靈通。

鄉間一樣有公共汽車，貫通各村，一樣有出租汽車可隨時打電話通知。道路平坦，可以騎雙人腳踏車或機器腳踏車代步。

就是不幸在鄉間無有別墅的城裏人，一到週末，也都往鄉下跑，幾片三明治，一瓶牛奶，就解決了一天膳食問題，享受一天鄉村的寧靜。

有些英國人問他有無嗜好，他總回答：「噢，我愛園藝。」就是他愛在家裏園子裏除草種花。英

國上議院議員，都是貴族，大多是老先生，平時不大進城，每逢上議院討論有關國藝或漁獵事件，總不辭跋涉，老遠趕到倫敦。

自糧食配給制實行以來，鄉村更比城市佔勝，鄉村可畜雞，不愁雞蛋，鄉村可養豬，肉的配給就鬆了許多，鄉村可種蔬菜，不必爲國外輸入的高價菜蔬擔心。法國鄉村更比英國神氣，全未感到世上有糧食配給，城裏人瘦，鄉下人肥，爲此才引起了雙方仇恨。

初到英國，總聽英國人問：你去過我們鄉下沒有？非常爲他們的鄉村建設驕傲。有時他們又會自得的介紹：我們整個國家，就是一座公園。

也不能說他們完全是自驕自誇？他們的確用心建設鄉村。年老退休的，因爲鄉下是他度殘生所在，銳意經營，使自己暮年舒服享用。貴冑之家，以自己家園示範，儘心設計美化農村。在城裏工作而居住鄉間的，鄉村是他的家，更力求改善自己的環境。這樣一來，非屬必要，鄉間的人懶得移居城裏，只有城裏的人逐漸疏散下鄉。

農民村姑，工作時一套工作衣，手污足髒，工作歸來，搖身一變，西裝畢挺，女孩子手塗紅指甲，誰知她來自鄉間？

城鄉之間，界限愈來愈模糊，加以城市因爲人工廠多，逐漸向四鄉擴充，城鄉相接，更難求分界線。有人說判斷一國之是否文明，應看他鄉村城市生活水準相差程度。如以此判斷，英人人雖自稱節約生活把他們降爲半野蠻，而事實上並不野蠻。

祖國風物，別具風緻，海外歸來，說不出的親切之感，只是點綴在我們山水間的，是東倒西歪的茅屋，和鶉衣百結的農民。

十二、中國文化在英國

據傳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英政府把全國能操華語和日語的全部登記，結果通中日兩國語言者，全國僅得四人。

英國在遠東擁有殖民地，而像南洋等一帶殖民地上，又有無數華僑，管理這批華僑的人，大多能操華語，但也僅限於粵語，能操流利國語的極少，能操中日兩國語言的更少。

作戰期間，英國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曾設客家話、廣東話、國語三班，教授在役軍人，以便派赴遠東工作。中國人如蕭乾、蔣彝等都在那裏執教過。戰後軍人退伍，單設國語班，教授普通學生。

主持倫敦東方學院的院長，是一位以前在中國傳教的女教士，名叫愛德華博士，中文系主任是以前曾在北平圖書館服務的沙門博士。我曾參觀過他們幾次演出的中文劇本，全套中國佈景，中國服裝，口操中國語，由全體學生演出，所講中國話雖帶外國音，但也頗能達意。最可貴的是他們認真真的在學——學中國話，學中國風俗習慣。

他們教授所本是趙元任先生的羅馬字拼音法，先從拼音學起，每遇見他們學生，常聽他們說你們上海話比北平話多一個音，廣東話又比上海話多一個音，鬧得中國人莫明其妙。我們自己不大知道自己語言有幾個音，他們却先要把音鬧清楚，譬如「東」「冬」兩字，發音在一絲之差，他們就非把這一關鍵鬧清不可。英國話沒像中國話一樣的有多少音（Tone），他們讀音的關鍵，是在重音（Accent），就是在着重那一個音。

我曾問過通東方語言的英國人，中日兩國話那一個難學？他們一致承認是中國語言。爲的是中國每字一音，是單音，而日本字是複音，和西洋字相仿。

在倫敦，我雖見過若干能操華語的英國人，却沒有一個能講得非常流利。譬如中國人學英語，不能講得和英國人一樣，其熟練和流利程度，常使英國人吃驚，而在英國，我沒遇見一個英國人，華語流利得可使我吃驚。我沒去過北歐，但據北歐來的中國人談，北歐各國對中國的研究，比英國勝出一籌。

普通未到過中國的英國人，總認為中國語言五花八門，難如登天，為此他們才驚服於中國人的能在英國寫英文書成名。記得去歲葉君健在倫敦發表一本小說「山村」(The Mountain Village)，各報書評一律叫好。一家晚報，拍案驚奇，標的標題是「葉先生使我吃一驚」(Mr. Yeh surprised me)。

以寫「王寶釧」「西廂記」出名的熊式一，以寫「寂寞的旅人」出名的蔣彝，以寫「中國文化史」出名的崔驥，都會先後使人驚倒。奇怪為何英國人覺得中文難學，而中國人却能把英文運用裕如？

大體說來，所謂通漢學的英國人都側重在中國「古」的一面，開口閉口愛談古老中國的古老句子，他們想像的中國，還是在古書上得的一鱗半爪。記得一位以研究中文出名的王之文博士，就曾對胡適說過「我對你什麼都佩服，就不能佩服你的提倡白話文。你把中國文學的美，全扶煞了。」

中國的紅樓夢、三國志、水滸傳等有名小說，在英國差不多都有譯文，唐詩和四書五經也全已譯出，最近從美國那邊傳來的中國小說譯文，是老舍的「駱駝祥子」(英文譯名「洋車夫」)，在英國也極受歡迎，各方批評都好。有一家報紙甚且說這樣優秀的一位作家。却到現在才第一次和我們見面，真是可惜，也可恥。

英國自紙張受統制以來，出書不易，有人也認為這對新作家是一個打擊，書店老闆和出版家，不

肯冒險用新作家作品，因為他們想把僅能請到的一點紙張發揮最大作用，留給最優秀的作家，為此陌生名字，就不容易爲出版家收買。最近英國人見美國人書籍，源源輸入英國，又在嚴防美國的文化侵略。

其實英國書籍，也向美國銷去，記得蔣彝的「沉默的旅人在牛津」一書，就在美國翻版，他自以爲他可得美金稿費，可以去美一遊，誰知書店告訴他：你的這本書，也只算是我們輸出品之一，到美國去換外匯，所得美金仍要到英政府去結匯，你還是只能調英鎊。

十三、沒有剪掉的辮子

當今坐世界第一把交椅的英國漫畫家羅大衛（David Low），畫中國人時總愛背後拖一條辮子，而且身穿清朝朝服，中國人的辮子，在英國人記憶裏至今尚未剪掉。有些人雖模糊的覺得中國現已無辮子，卻仍然喜歡把中國和辮子相連。爲「假風虛風」一齣電影，中國理髮師罷工，消息傳到英國，新聞紀事報就開玩笑的說：我怕中國人又要留辮子了。

他們認爲中國男人有辮子，女人有髻，現在西方女人也流行梳髻，她們仍稱這種髻叫中國髻（Chinese Bun）。外國女人見到中國女人，總是從腳看到頭，看她是否裹足。演中國戲時，台上扮中國女人的女伶，走路特意一扭一擺，表示她是小脚。

以往倫敦馳名的臘人館裏，就有中國人抽大烟的臘像，每日參觀臘人館的成千成萬，都不免覺得中國是鴉片世界。每日橫臥榻邊，吞雲吐霧。幾經交涉，臘人館才把這批臘像搬走。可是大家印象已深，我一位友人去英，帶了一瓶萬金油，海關上檢查時打開一聞：「是不是鴉片烟？」

現在臘人館裏的唯一中國人是蔣主席，一身戎裝，只是鼻樑稍低。關於這，也是中外一致的錯

成見，我們心目中，洋人都是高鼻子，洋人心目中，中國人都是塌鼻樑，於是本來鼻樑高的中國人也在此種成見下失真。臘人館的目錄上，蔣主席的姓也印錯了，「蔣」字印成「張」字。

中國人的姓名在英國人心目中實在太複雜，他們的人名是兩個字，一姓一名，中國的人名却普遍的是三個字。而且外國人姓在後，名在前，而中國姓在前，名在後，中間還另外夾一個字。他們每接中國人名片就不知如何稱呼，總懷疑那一個字是姓？為此泰晤士報時常稱王部長世杰博士。

華僑在外多半開飯店，開洗衣作。波斯夫人有一天問我：「你們中國用什麼肥皂？」我說還不是和你們用的肥皂一樣，她大為驚奇，她一直以爲中國洗衣業所以發達，其祕訣全在肥皂。我們的一位武官，全身戎裝坐在公共汽車上，隔座的問：「請問你的洗衣作開在什麼地方？」連現任聯合國大會副祕書長的胡世澤博士，在紐約訪祕書長賴伊時走錯了地方，應門出來的老太太，硬拉住他不放：「且慢走一步，我們的衣服帶去洗一洗。」

仗着華僑的飯館，中國烹飪餐館國外。其實和國內比來，國外的中國菜實在不能代表中國。到過東方的外國人，懷念中國菜，常愛上中國館子。未到過東方的外國人，爲好奇新鮮，愛去中國館子學習用筷子，中國飯館座上客常滿。

除洗衣作、飯店外，外國人認爲中國人還善於魔術。著名馬戲團裏，常有若干中國人參加。東方本身是個謎，謎裏的人物，自然的會些魔術。戰前一位英國魔術家，爲號召觀衆，竟改成中國姓字，假充中國人。

中國的特產，當然是磁器，在英文裏：「中國」和「磁器」根本是一個字。所以凡知道中國的，也附帶的都知道中國的磁器有名。中國的花瓶、碗碟都是他們古董收藏的對象，倫敦一位老先生，洋洋得意的收藏了六個中國花瓶，到新開局的英國辦事處去要他們認明是那一朝代。六個花瓶上都刻着

着日本字，他收了六個日本花瓶。

絲綢以中國的最好，若干倫敦店鋪，綢上標着「山東」，表示是山東綢。有些絲綢，爲強調它確是來自中國，上面的花紋是中國草書。在法國見過一位小姐，就穿着這種綢衣服，混身草字，只是這些草字都給她做倒了。茶葉也是中國的出名，可是英國人還比較能欣賞些印度茶。他們喝茶放牛奶白糖，所以愛喝濃茶，不愛喝中國的淡茶。

磁器、字畫、翠玉也是他們所愛，繡花東西更是愛不忍釋，一家名叫「自由」(Liberty)的大公司裏，櫥窗裏陳列着中國戲台上的龍袍、繡花被面和屏風。屏風上題着詩，店員問我這首詩是不是孔夫子寫的？他們覺得中國人裏只有孔夫子一人能詩。

到過遠東的英國人，接觸的中國人多半限於閩粵一帶，最愛回國轉述上海、廣東、北平三地的中國人不能互相通話的笑話，因此英國人以爲華南、華中、華北，必然有三種全然不同的語言文字，他們總不能相信東九省文字和廣東的一模一樣。

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清朝的皇室現在怎樣了？孔夫子的後人還在否？爲什麼中國人能做這樣好菜？中國女人是否還纏足？中國人是否還被出賣？是否依然一夫多妻？

天下雖已是號稱一家，這家裏的兩房却來往極疏。就是自以爲頗能了解中國的英國東方通，也一直只知道華僑是易犯法難統治的一羣。到星島、港九陷落，英人被打入集中營，全賴自家中國僕人或朋友走私食物給養他們時，才恍然中國人也有他們的另一面，歸後大爲宣揚。

九龍消息傳來，華僑房屋被拆，似乎前情已忘，又恢復了當年偏見時代，在他們心目中本來欲斷未斷的中國辮子，現在似乎又牢牢的聯了起來。

十四、相逢不相識

友朋談片，脫不了貧困和難民消息。倚窗俯視，流線型汽車如雲，而公共汽車奇擠，鴨目處盡是地攤，地攤上又盡是美國罐頭食物，——兩載海外生活，夢魂中無日不懷念家園，飛機上望見故國國土，熱淚盈眸，但歸後端詳，祖國竟不相識。

這不能是我的祖國，遍體鱗傷，而又混身錦繡，病骨支離，而又塗脂抹粉。我一直以為它已洗淨鉛華，布裙粗服，在設法服藥。

兩年來，我接觸的是英國黃臉婆，不脂不粉，親操井臼。英國既是患窮，就以儉治病。既是患糧食不足，就從節省糧食着手。英國表親美國，也有內症，患的是積食症，所以拚命服消化藥幫助消化。我們却拿錯了藥方，患的英國病，用的美國藥，因此日益消瘦，不成人形，病得我把臂不識。

我沒料着一病至此，病榻旁，我空持一紙全錯的藥方，說不盡的惆悵！細看病人，腿細臂粗，鼻太羸小，一付畸形，最嚴重的，還是它舉世無匹的發育不均症。

這決不能我的祖國。一面是燈紅酒綠，一面是飢寒凍餓。何處是我們「立國之要，首在民生」的哲學？何處是我們「老吾老以及人，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

在倫敦，天天讀「貴族舊產」啓事，天天讀建造平民宿舍新聞。天天看私人汽車用油分配量減少，天天看公共汽車加多。皇帝和看門人領一樣多衣服分配證，公主和女傭吃同樣配給食物，生活水準從曲線逐漸變成了平線。貴族階級在沒落，平民階級在抬頭。有錢的擺不出闊，無錢的用不精嘆窮。有社會保險保護老年人的殘年，有公立醫院免費為窮人接產。他們搶着實行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民生主義。

國家受着苦累着債，徵收着涉及全民的鹽稅，却忽視了現代國家進益最多的所得稅和遺產稅。我們讓最大所得者和受最大遺產者不化努力的坐收其利，讓他們來點綴粉飾着太平。

我們讓大學教授的兒子做文官，讓公務員的兒女失學，讓社會崇奉着拜金主義，讓國民道德蕩然無存，讓一切是非觀念褪色，讓青年們痛苦掙扎彷徨。——這決不能是我的祖國。

我念起了各色學生、婦女、外交人員、教育家的國際集會，我念起了我們代表爲自己祖國的爭權時的侃侃而言，我念起會場上對我們慷慨陳辭的掌聲和支持，我念起當時旁聽裏中國人盈盈欲淚的驕傲和感傷，我止不住自己對這些代表的同情。他們雖有毅力有技巧，却只是一架沒有降落和根據地的凌空飛機。

我沒有理由悲觀，我只要我的祖國自己找出病根。記得作戰期間，英國人不怕有失堂堂大國風度，高聲喊：「外援不來，我要招架不住了。」戰後他們又喊：「再不省吃儉用，我們要完了。」「再不注意對外貿易，我們活不成了。」

這並非暴露自己的弱點，也不是故作「攤牌」姿態，這只是一種警惕，一種振聳發聵的吼聲。在倫敦，誰都能談經濟危機，誰都能談外交方針，誰都能了解目前英國所處的地位，英國人又搶走了我們「知難行易」的原則。儘量的讓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棘手局面。

英國報紙差不多成天在算國家現有的外匯數字，每動用一筆外匯，就標一個驚心動魄的標題：「我們的外匯要告罄了」。每一月計算着輸出量，不幸比上一月少，又標一個標題：「不得了，我們的輸出減少了。」電力燃料部也是每週統計：煤的生產，今日說：「我們够自給了。」明天喊：「我們的煤可輸出換外匯了」。

他們決不諱言自己疾病，從不作打腫臉充胖子的打算。如讀他們的報紙和聽他們廣播，會覺得英

國如風中之燭，隨時可滅，如聽他們政府首長的報告演說，會覺得一天不撈保不做工，明天全國就會遭殃。

雖是如此，若干評論家還嫌政府解釋不够詳盡，還嫌給人民的刺激太少，幾次建議政府要使工人們割切明瞭，工人才能出死力工作，不罷工。使農人明白，農人才可以努力增產。既是民主世界，一切由人民決定，讓人民來取決：該吃盡苦中苦，方成人上人，還是該一時陶醉，自取滅亡。

如有人兩年未歸英國，歸去一定也是相逢不識。那裏還是他們熱識的祖國？日常生活重重束縛，麵包受配給，外匯不准請，汽油配給量減少，——但是他們能够明白轉變的原因和動機；不兩天，他們就會和陌生的故國親熱起來。

倫敦正像一個嚴父，幾年來愈來愈嚴，嚴得使兒女人人寒心，全無當年的一點慈祥笑顏。南京却是一位放縱慈母，任所欲為，毫不受絲毫約束。爲治家，倫敦沒忘記他們的古訓「省了棒，壞了孩子」(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中國却一意順應世界潮流的談民主，把「棒頭出忤逆，棒頭出孝子」，丟到九霄雲外。

是臘月之初，推窗仰視，新月在天。月光下，南京依然十年前舊樣，實下傳來，是我兩年來渴望一聽的祖國夜市聲，我呆立窗口，江山依舊，我却相逢竟不相識。

十五、雪裏的溫情

——答謝讀者——

一夜風雪，醒來一週潔白。披衾倚窗，大雪裏，只見三輪車夫冒雪奔馳。

遙想去歲倫敦，大雪匝月，積雪盈尺，孩子到處作雪戲。報章雜誌報導的，是火車因雪輟點，牛奶瓶因雪爆裂，電影院因雪門庭冷落。我圍爐向火，倚窗看雪，別有風味。

而今攤開報紙，滿紙軍情，滿眼飢寒。寒衣未剪，雪只帶來了人間更多的哀怨不平。我何能安心向雪？

風雪之夜，支頤獨坐，我身心俱冷。燈下展讀者們來函，無盡的鼓勵關切，在這冰天雪地裏，只有讀者們的信件，帶給了我溫情。

允許我在結束「英倫歸來」前吐露我自己的一點衷情。海外歸來我也會心碎，對着這熟悉而疏生，可傷又可愛的國家，我也會迷茫。對着那一批為衣食或名利奔忙的友朋，我也會感嘆。他們感覺麻木，熱情消盡，見我後，全沒我想像中的熱烈話舊，爭道別後景況。他們給環境磨折得淡漠無情，我和他們雖才分別兩載，倒好像已一別兩百年。

我獨留在冠蓋京華，只覺得自己是一名多餘的無用之卒，兩年間，對國事和人事都脫了節，對若干人家認為無奇的事都認為驚奇。我祈求您們寬恕我，我竟悔過我的匆匆歸國。

在這些失望灰色的日子裏，我不斷讀您們來書，是你們的信，是您們的來訪，是您們的關切和鼓勵，把我從冰窖中拉了出來。

教我從何說起！——對着您們一堆來書。我們都是素昧平生，有些信上甚且未具名，我們相逢不會相識，但有您們在，就是安慰。至少我知道了我們這小圈子裏，我們有同樣感覺，我們有共鳴，我們的熱情和正義感沒有泯滅，我們是有割股之心的醫生！——雖然也許我們醫道不精。

您們有的是主婦偷空出來看我，有的是公務員在辦公室溜出，有的是輾轉介紹來的年青學生。在您的談話和信件裏，有血也有眼淚，如果不怕您們笑我，告訴你，我也會捧著您的信法然欲涕。

但是您的眼淚和我的眼淚都洗不盡眼前的社會罪惡，你的嘆息和我的嘆息都不能解決難民的飢寒問題，我們還要尋求解決辦法。

恕我又提起英國，在英國，沒有帶人關懷的前線士兵，沒有帶人眷念的後方難民，沒有需要長舒的一股沖天不平氣。爲什麼我們不能有所借鏡？爲什麼我們不能也來一個衣食配給和統制？爲什麼我們不能委曲一下富商貴胄？爲什麼我們不能把生活的水準拉一拉平？

爲什麼我們不能嚴格的統制進出口貨物？爲什麼我們不能像英國一樣執行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爲什麼我們不能多徵奢侈稅、所得稅、遺產稅？爲什麼若干舶來奢侈品，在中國會比在英美便宜？

亂世界用車典，我們的辦法是一味的放縱寬容，一味的縱容任性。一任着一部份人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上。我們雖都明白分配不均是目前第一大病，爲什麼我們不能硬起心腸來對症下藥？

爲什麼我們不能制裁貪的和國的？爲什麼我們不能保障窮的和苦的？就是在以保障有錢人出名的美國資本主義國家，也只讓貧富之別，差在大車和小車之間；巨室和小屋之間，新衣與舊衣之間。決沒有讓窮的去作牛馬，讓苦的宿在露天，讓飢寒的衣不蔽體。

您們和我，都會爲這些問題困惑苦悶，您們和我，都會自嘆個人力量太小，扭不轉根深蒂固的積習。但既有你我和他存在，普天之下，一定還有像我們一樣的同道者，惡習慣惡勢力到底不能到處蔓延。

感謝您們，給了我鼓勵，更感謝您們，給了我希望和生活興趣。我一時不會離國，願以後再聽您們的教言指示，願在這新春初始時預約下今年彼此努力。

可憐，我們的努力範圍只這麼小，這麼有限，更何況外界又有風雪交加，可欣慰的是我們有了同道，在您們失望痛苦時節，願您們讓我知道，在我不歡時，我也會來依賴您們。

雪已停飄，堅冰凍結，灰天裏，有宿鳥飛翔，遙想您們或者也在對雪念北方，念災黎，念將士，或者在縮頸呵凍理想著這奇寒，想冬天總有盡時，而冬雪却有利於春耕。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英倫歸來

定價每冊國幣 元

著者 徐 鍾 珮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南京中山路三十九號

發行者 中央日報社

及各地分銷處

版權
所有

30

明

23621 11册

2851
2851

239

41.89
55

